

张鸣

白墙涂鸦

三跪九叩的健身操

磕头作为官场礼仪和工作方式,已经早不见于神州,但比磕头更讨上司喜欢的方式,却依然存在,而且在以后现代的速度,在某些地方发展着。

自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人经过革命时代的奋不顾身,忽然之间对养生健身在意起来了,吃穿行止,都在养生上留神。先是打鸡血、喝红茶菌,然后学气功、扭秧歌,现在是打太极拳,练健身操,有钱的泡健身房,上器械。各种名目的保健品,从当药吃的到当饭吃的,不管管用不管用,都卖得出去,活生生冒出来一个产业,发了一干白手起家的人。

古人也讲养生,官员讲得更多一点,因为吃得好,运动少,又惜命。有节食的,有吃药的,也有练功夫的,从五禽戏到玉女经都有人钻研。在此基础上,晚清的时候,有人琢磨出一套健身方法,很有创意,即使在当时,也令很多人大跌眼镜。此人叫全庆,系满族正白旗人,进士出身,为官60年,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元老,最后官拜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少保,活到82岁,在那个平均寿命不到40岁的年月,应该属于很长寿的了。此老长寿秘诀,据他的学生,晚清一个更有名的重臣翁同龢在日记里记载,是三跪九叩。即每日磕头一百二十次,起来跪倒四十次,风雨无阻。在得知老师的这个秘诀之后,翁同龢也加以效法,尤其在晚年被罢官回乡之后,每日坚持,入夜,必在房间三跪九叩凡五次,才上床安歇。翁老能活到75岁,据他自己讲,全赖于此。

每天跪倒爬起几十上百次,无助于健康?当然有!如此大的运动量,比起现在任何一种形式的健身操,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老年人,每天坚持这么折腾一回,身体安有不好之理?只是,这种健身方式,的确有点奇特,奇就奇在它跟当年官员的公务活动,有太多的一致性。

人活在那个时代,长了膝盖,就是要下跪的。不过,一般人只是在过年和祭祀的时候跪,而做了官,不仅过年和祭祀,见皇帝和见上司,都要跪,官越大,见皇帝的机会越多,跪得也越多,以至于很多高官都得准备特制的护垫,缝在裤子里,免得腿脚受不了。下跪,甚至三跪九叩,不仅仅是礼仪,还是一种为官的工作方式,比全庆早一些的官场前辈曹振鏞,做官秘诀据说就是“多磕头,少说话”。见了皇帝,一句话,三个头,稍微出点差池,那头磕得有如鸡啄米一般,皇帝就是想怪罪,也多少有点于心不忍了。据说磕头也有技巧,感动皇帝,关键要响。头上不能暗藏护垫,摆放机关,不会磕的,头磕得生疼,甚至出血,也不响,会磕的,声若擂鼓,却不十分痛。因此,做官,在熟悉公务之前,要

先练习磕头。

清朝是个官员做奴才的朝代,满人见了皇帝和上司,自己就称为奴才,汉人臣子,虽说不称奴才,要称臣和卑职,其实却是比奴才还要低三分的奴才。这个朝代,皇帝不允许有名臣、能臣存在,所有的官员,都只能是心甘情愿做做事情,皇帝和太后,评价一个官员的好与坏,只是说这个人能不能办事,某人能办事,某人不能办事,某人办得好,某人办得不好等等。连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中兴名臣”,到西太后嘴里,也不过是能办事而已。

不仅如此,官员们还动辄获咎,稍有不慎,就莫明其妙地犯了错,重则丢命,轻则丢官降级,全庆60年宦海生涯,以高等种族之身,又是满人中不多见的进士出身,行事谨慎小心,身体力行“多磕头,少说话”的前辈遗训,依然数次被罚,连咸丰时大学士柏俊的科场舞弊案平反,也被因所谓的“附和”(即没有抵制当时皇帝和肃顺对柏俊的处分)而被牵连进去,遭到降职处分。伴君如伴虎,无妄之灾太多,官员们能做的,大概只有磕头,三跪九叩,以磕头做公务。

小的时候,看鲁迅先生提到过,说是有人认为,磕头有利于健康。一直以为是先生在调侃国人,没想到其实是真的,真的有人拿磕头当操做,还真的可以强身健体,活到七八十岁。不知道是上朝磕顺了,回家以后惯性动作,还是化公为私,创造性发挥,把公务活动拿回家来操练了。反正,如此家里家外地操练起来,到了官场上,动作会更加娴熟,对公务也是种促进。

只是,这样的官场,这样的官场文化,只能盛产逢迎和顺从,作为皇帝和上司,固然因此而周身上下比较舒服,屁股因此而干净,但真话却听不到了,真实的信息,也收不到了。整个朝代,什么人不缺,就是缺大臣和净臣,连所谓的康乾盛世都是如此。所以,一旦外部威胁来到,上下全无应对之方,因此上留下来一连串挨打的记录,让后人读起这段历史时,只感觉气闷。

时间过得很快,磕头作为官场礼仪和工作方式,已经早不见于神州,但比磕头更讨上司喜欢的方式,却依然存在,而且在以后现代的速度,在某些地方发展着。小说《神鞭》中说,辫子没有了,神在。头不磕了,神也在,那种低眉顺眼,那种阿谀奉迎,都还在,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都能不费力气地看到。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沈睿

女性视角

我愤怒:抗议对萨达姆的死刑

我以个人的名义,抗议对一个独裁者的死刑;抗议这种以野蛮的绞刑的方式剥夺一个人生命的方式,不管这个生命多么不值得。

是更好。处死萨达姆,除了暴露人类的狭小心胸和懦弱本性外,并不能使世界更安全。为什么要如此做?

我愤怒因为我一直相信,21世纪,我们应该比20世纪更文明,更理性,更有能力创造一个合理的世界。可是我现在意识到,我的信仰是幼稚的,非现实的。我突然意识到,21世纪,也许不会比可怕的20世纪更好。我深深恐惧,因为20世纪西方有两次毁灭文明的大战。面对21世纪,我曾以为我们会吸取教训,会采取比较合理和中庸的立场处理复杂的事务。我现在知道了,这可能是我的幻想,21世纪我们面对的也许仍然是一个野蛮而缺乏理性的世界。我不知道2003年开始的伊拉克战争是不是只是一个序幕,更大的毁灭还在后面。我们看不见的未来,更大的毁灭的阴影已经在我们的头上了。对此,我们必须深刻自省。

我愤怒,是因为处死萨达

姆的时间是如此精心地、怯懦地选择的。那些策划这场行刑的人难道看不出,处死萨达姆的时间、时机和时代都将把萨达姆造成一个千古英雄?他们以为他们干了什么了不得的壮举,把一个被逮住的被活捉的独裁者放到绞刑架上去。在这个节日的时刻,让全世界的人们面对一个似乎再也没有伤害力的老人的死,这简直是在制造英雄传奇。萨达姆的平静让行刑的人不安。一个罪大恶极的人的死最终让人们觉得好像自己错了一样。现在,已经有上千人去萨达姆的墓地参观了,从2007年1月1日起,历史和后人将怎样记载和评价这个本来是该千夫所指的独裁者的历史作用?一百年后人们会怎样看待今天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沉默和容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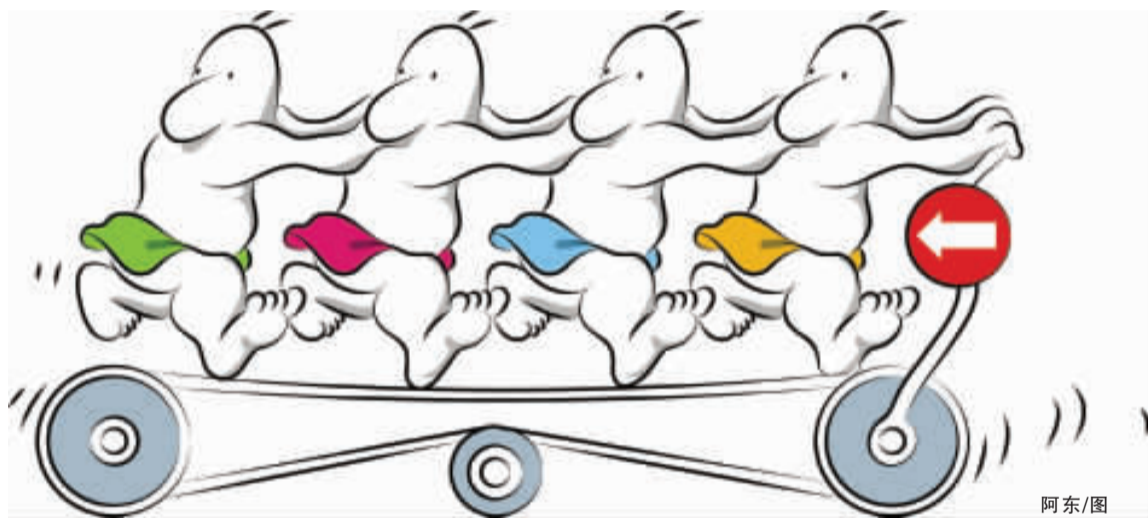
我愤怒,是对美国这个我选择的工作和生活的国家所作所为感到极度失望。它的民主原则和理想遭到现任政府肆无忌惮地破坏和挑战。我们没能阻止他们上台,

没能阻止一场不必要的战争的发生,没能阻止无缘无故的浪费我们孩子们的生命和我们自己的钱财,我们让一小撮战争狂人误导这个国家,我们是该负责的。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挑起了更多的仇恨,制造了更多的死亡,使世界更为不安全,使恐怖分子更为嚣张。这是我们的责任,任何一个美国人都逃脱不了的责任:怎样面对建国的父亲们,怎样面对他们所提倡的理性和理想?我们怎样面对未来?

我的儿子从一个在太平洋的岛上给我打电话来,“妈妈,我对处死萨达姆感到愤怒,对美国感到极度失望。”听了儿子的话,在2006年的最后一天,我无语泪流。愤怒让我写下这篇小文,我以个人的名义,抗议对一个独裁者的死刑;抗议这种以野蛮的绞刑的方式剥夺一个人生命的方式,不管这个生命多么不值得;抗议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并以一个母亲的身份,为上万个在这场战争中无辜死去的人哭泣。

作者系知名学者

动力的产生,无所谓后退与前进,关键在于方向是否一致。



阿东/图

徐贵

公共话题

“抱抱团”的礼物

任何一种礼物关系,它的存在都在提醒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流通的可以既不是市场的商品,也不是国家的权力,而是缔结团结的诚意和信任。

认为,作为“礼物”,“抱抱”的赠予方式不合中国人的群体习俗。公开场合下陌生人之间身体亲密地接触,让当事人和旁观者都觉得不自在。“抱抱”的提倡者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解释,这个建议是在秋冬季节提出的,这时候衣服穿得多,身体接触不是一个问题。不解释倒也罢了,一解释反而证明“抱抱”确实有不合当下习俗的问题。

第二是犬儒主义的原因。有人怀疑,赠予的动机是“作秀”,并不完全是利他。这种说法反映了在当今中国社会中流行的功利主义。在功利主义成为行事规范的时候,任何一件好事都有可能被人当做是利己胜于利他的自我表现。不相信“抱抱”的利他动机,错不在“抱抱”,而在整个社会的普遍道德和信任匮乏。

把爱心和关切当做个人

赠予陌生人的礼物,也许可以更多地考虑一下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区分。“抱抱团”以“拥抱”的形式,把关爱当做赠予陌生人的礼物,它包含的公共意义应当远大于私人意义。与私生活中的亲近不同,“抱抱”以公共生活的舞台来展示它的关爱价值。在公共生活中,关爱的礼物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人们在现有的公共生活中感到孤独、冷漠和缺乏信任。但是,单单拥抱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在由陌生人关系形成的现代生活中,公共生活越冷漠,人们就越需要在“家人”和“朋友”的亲近关系中寻找温暖的角落。公共生活的思想、理念共识越小,开放交流越是受到限制,这种“公”与“私”的对比也就越加强烈。然而,要建立“家人”和“朋友”的亲近关系,是无法靠在大街上“抱抱”来实现的。

人需要亲近的公共和私人维系。在大街上与陌生人的片刻身体接触并不足以满足人的这些需要。无论“抱抱”有如何良好的意愿,它赠予陌生人的关爱毕竟只是一种肤浅的“即刻服务”。正因为它肤浅,它很容易变质成为那种本来就没有深度的“商品”。然而,在普遍的人情冷淡和怀疑中,“抱抱”还是有它难能可贵的象征意义。“抱抱”把爱心和关切当做个人赠予陌生人的礼物。在赠予和接受这一礼物的关系中,起流通作用的是利他、感激和不断向他人转赠的可能。

任何一种礼物关系,它的存在都在提醒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流通的可以既不是市场的商品,也不是国家的权力,而是缔结团结的诚意和信任。社会人际关系必须通过礼物精神才能健康再生。为此目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在金钱和权力关系之外,珍惜礼物关系这种必要的第三选择。

作者系知名学者